



李英敏

李英敏（1916年—2008年），原名何世权，又名何肇生，曾用笔名李毅生、二叔公、海华、李丛等。京族。广西合浦人。中共党员。1932年考入中山大学法学院。1936年毕业于中山大学法学院。学生时期开始接受进步思想，阅读进步书籍，逐渐走上革命道路。1936年9月在中山大学读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7年2月，受组织派遣，和张进煊等同志回合浦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合浦县第五中学党支部委员、中共合浦县白石水区区委书记、合浦县委宣传部部长兼合浦县抗日先锋队政治部主任、合浦县委特派员，负责开展地下对敌斗争，组织革命群众，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组织创立了粤桂边区党组织，领导武装起义。

1940年，李英敏受党组织派遣，赴海南岛开展敌后工作，先后担任琼崖特委党报主编、社长，琼崖纵队宣传部长、海南区党委宣传部长。1950年，参加了解放海南岛最后一战。

1952年上调北京，先后任文化部电影局剧本创作所编剧、党支部书记、副所长、文化部社文局第一副局长和群众艺术馆馆长。

1958年下调广西，先后任广西电影制片厂编剧、广西文联专业创作员、广西文化局副局长兼广西电影制片厂党委书记。

1979年奉调北京，先后任中宣部文艺局副局长、局长，中国电影家协会党组副书记、书记处常务书记。

1984年经中组部批准享受副部级住房、医疗待遇离休，异地安置广西南宁。

李英敏于1936年开始发表作品。195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一生著作长达200多万字，代表作有：电影《南岛风云》《椰林曲》（与陈残云合作）《十天》。著有电影文学剧本集《南国红豆集》《李英敏电影剧本选》，短篇小说集《椰风蕉雨》，散文报告文学集《五月的鲜花》，综合选集《李英敏作品选》，报告文学《奋战二十三年海南岛》，中篇小说《敌

后女交通员》等。其中短篇小说《夜走红泥岭》《金色的道路》《壮嫂》，报告文学《五指山上飘红云》等4篇作品均获文化部、中国作家协会、中央民委优秀作品奖，长篇纪实文学《椰岛英风》获1987年广西铜鼓奖。

李英敏和他的文学生涯

在人生的道路上，他是一位刚毅不倦的跋涉者。旅途的坎坷，使他拥有多彩的人生。

在文学的园林里，他是一棵经风历雨的果树。根深耐寒，使他这棵生命之树结满丰硕的果实。

一位经历血与火考验的革命老前辈、一位穿越历史风云的著名作家，《东方之子》推介过他，《北海儿女》传播过他，《合浦人物》当以书传他——李英敏是我们家乡的作家，他几十年的文学生涯，多是写自己周围的人、周围的事，写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表现和歌颂为人民作出无私奉献的英雄和先烈。他的文学生涯伴随着他的革命历程，为我们展现了一条跌宕起伏的人生之路、文学之路。

一

1939年，李英敏担任合浦县白石水中心区委书记、县委特派员期间，组织领导当地六万山区人民开展武装斗争，打响了钦廉地区武装起义第一枪。1940年夏天，他与陈任生、张九匡等同志受党的派遣，一起赴海南岛开展敌后工作。他们穿过敌人的封锁，历时两个月，到达海南岛向海南特委报到。李英敏这个名字是从那时启用的。从此，他在誉为“南天一柱”的冯白驹司令身边工作了十二年，在坚持武装斗争，组织宣传群众的工作之余，写作和发表了《海南岛革命故事》，还以“二叔公”笔名发表了不少海南话的歌谣和琼剧等文艺作品。由于战争年代难以保存，这些作品多已散失。但是，他在海南岛与黎、苗、汉各族人民共同战斗的生活，已成为他后来从事文学创作的宝贵财富，在他脑子里库存珍藏。

当年，海南岛五指山区的革命斗争流传许多传奇故事，李英敏作为故事中的人物，那些惊心动魄的战斗，那些困苦的生活，那种不畏艰险的乐观精神，直接激励着他的写作欲望。有一次，他们的住所遭到敌人突然袭击，危急中队伍迅速转移，钻进神秘的红树林，巧妙地与敌周旋，粉碎了敌人围歼的阴谋。在敌后坚持斗争，这种事时有发生。李英敏说，没有什么可怕，可惜的是我丢失了那支伴随我多年的为党报写稿的钢笔，还有那锅当年很难吃到的红烧肉泡汤了。后来，他写了《红树林里的战斗》，以文学形式回忆这场遭遇战，反映敌后斗争瞬息万变的境遇。

艰苦奋斗的岁月，给李英敏的多彩人生抹上了一笔传奇的色彩，也给他的爱情天空带来了阳光和鲜花——因为敌后斗争的需要，周恩来同志曾经先后三次派员给海南游击纵队送电台。可是，由于当时交通不便，加上敌人封锁严密，接连两次都未能如愿。第三次由娘子军战士秘密护送电台，她们乔装打扮，巧妙地绕过敌人盘查，终于将电台送达纵队。无巧不成书，在护送电台的女战士中，有一位被纵队留下了。后来经组织介绍，这位女战士和李英敏从相识到相知，彼此逐渐了解，有了共同语言，产生了感情，终于结成伉俪。

这位女战士正是后来伴随李英敏走过新婚岁月的邝雪莹同志。

当年新婚之夜，值岗战士突然向领导报告：“有情况！”——原来是一头山猪窜进李英敏夫妇的住所，正在“闹新房”……

据说，那头“闹新房”的山猪足足让纵队司令部的同志们美食了一个星期。艰苦的环境，也有生活的情趣。李英敏在海南岛所经历的传奇轶事后来都写进了他的文学作品。

二

1952年夏天，海南岛解放两周年的时候，李英敏正带着一支队伍，配合野战军，在琼山县完成了剿匪反霸和土地改革的试点工作。一天，冯白驹同志通知他，上级党组织决定调他到中央机关工作。到底要他干什么，冯白驹不知道，他自己更不知道。

到了北京，李英敏拿着中宣部的介绍信到文化部电影局报到。时任电影局局长王阑西同志，原来是四野的宣传部长，解放海南岛时曾领队拍了一部《大战海南岛》的纪录片，彼此认识。调李英敏来北京是他的意见，并经陶铸同志同意的。因为毛主席对海南岛二十五年红旗不倒评价很高，提出要拍海南革命斗争的电影。他们自然想到既拿枪又拿笔，熟悉海南人民斗争生活的“海南姑爷”——李英敏来了。

李英敏被分配到电影局剧本创作所，任务就是写电影剧本。该所是藏龙卧虎之地，有三十年代从事电影、戏剧和其他文艺创作贡献卓越的老前辈，也有五、六十年代叱咤电影风云的大人物，还有一批水平很高很有成就的编辑和里手行家。他呢？用他自己的话说，“像我这样的人，戴着一顶白帽子，走进电影圈里，既狼狈，又不安，这叫进退两难。”

他来的时候，领导派了一位警卫员送他进京，不管土的也好，洋的也罢，人家把他看作“首长”，“首长”下海学写电影，倒是一件稀罕的事。心眼多的人就猜，大概是犯了什么错误，放到这里“寄售”的旧货吧。他所到之处，都碰到异样的惊奇的目光。

创作所写剧本的同志都为自己的创作发愁，一个个低着头冥思苦想，他们把创作所叫做“精神病院”，大概就是这个缘故。有位同志对他说，“老李呀，不是我向你泼冷水，电影这碗饭是不容易吃的。你看我们二、三十条汉子，能拿得出本子的，还不到四分之一。唉，要是有什么门路，我劝你别干这个……”。他该怎么办？真是难为他这个三十五岁的汉子了。回去吧，组织决定的事不轻易改变；留下吧，自己能写出电影剧本吗？他想来想去，还是甘当一年级小学生，从启蒙起步。他到处寻师访友，蔡楚生、史东山、章泯、洪道、袁文殊，他一个个上门拜访。这些电影界老前辈很客气，也很热情，对他的经历很感兴趣，希望他写出本子来。前辈的鼓励，使他渐渐地安心下来。

夏去秋来，秋逝冬至。李英敏来北京好不容易度过了一个秋天和一个冬天。翌年春天，王阑西同志派他去广东，跟欧阳山、陈残云同志合作。他们三个人有个不成文的规定，由欧阳山任组长，负责全面工作，陈残云管技巧，负责执笔，李英敏提供战斗生活素材。剧

本第一稿定名为《椰岛英风》，他们反复讨论、修改，一个月时间，就改了五、六稿，每一稿都送陶铸同志审阅。陶铸同志始终关心这个剧本，先后和李英敏他们座谈过三次，鼓励他们把剧本改好。剧本改到第十稿时，陶铸同志要他们到海南岛征求多方面的意见。他们跑了海南岛东路和中线的许多地方，找了许多老游击队员、交通员、护士、炊事员和基本群众，访问了四十五人。还和区党委、自治州委座谈了几次。回到广州，又改了几稿，直到二十二稿，陶铸同志让他们到北京，再征求电影局的意见。

是时，陈荒煤同志在电影局专管剧本创作，他知道这个剧本是陶铸倡议写的，又是南方两位文艺头子亲自动手，便客气地说，贯串海南岛二十五年革命斗争的故事片是难写的，塑造主要人物不容易，就目前我们的设备能力，承担不起这样大的题材（其实他是说，我们这些创作人员驾驭不了这样的题材），不如从侧面切入，从人物出发，集中写一、二个片段。他让李英敏根据这些意见，写一封信向陶铸同志汇报，这事算告一段落吧。

但事情不能半途而废。李英敏继续和陈残云合作，开始构思“女交通员”的故事，即是后来的《椰林曲》。欧阳山则根据他们合作得来的素材，写了一部长篇小说《英雄三生》。这半年多的奔波，算是不白费功夫。

他们三个人中，最困惑的是李英敏，来了一年多，什么本子也没有。每月领工资，总感到脸红。这时，耳边的风言冷语也多起来，有人说，“我早就看出来，他不是写电影的料子嘛！”还有人说，“还是让他回南方，当他的海龙王去！”面对困境，李英敏反而显得平静。虽然这次失败了，但他从欧阳山和陈残云那里学到不少东西，吸收了许多宝贵经验。电影局的领导安慰他，“创作所不是有许多人没写出本子吗？”

李英敏告诫自己，要成功，就得下点苦功夫。他知道，要写电影，就得熟悉电影；要熟悉电影，就要多看电影，摸索电影剧本创作规律。于是，他凭借创作所的优越条件，埋头扎进中外影片的浩海中。不管什么片，只要创作所放映，他都看。两个面包一杯水，看得昏天暗地，两头不见太阳。有时，一天看四五部，至少也有一两部，半年多，他看了四五百部电影。

有一次，他在一部捷克原版片中看到一支捷军游击队的医疗所遭到德军袭击，损失惨重的情景。他想，这个医疗所太被动了，我们海南琼崖纵队的卫生队和医护人员比他们强多了。我为什么不能写一部表现我军医护人员克服困难，坚持斗争，保护伤员，战胜敌人的电影呢？——这种生活我有，人物就活现身边，写这样的故事我有把握！于是，他便动手写起来，从提纲到本子，大约用了一个多月。当时他只是想写出来看看，还不敢公之于众。

事有凑巧，上影导演白沉找上门来了。他问李英敏最近写些什么，李英敏说，跟陈残云合作，写了个“女交通员”的本子。他问李英敏还有些什么新作，李英敏只好告诉他，自己最近学写了一个“伤病员”的故事。他说，“给我看看”。李英敏便将原稿给了他。没

想到，第二天他来到李英敏的房间，拍着李英敏的肩膀说：“这本子太好了，我已向袁文殊挂号，用你这个本子。”他还说，本子不需要大的改动，修饰一下，打印出来就可以下厂了。随后，李英敏把本子润色了一下，便交给了创作所的领导。

当年，电影剧本要经过好几道关卡。首先是编辑部，接着是所领导，再到电影局，最后由文化部审查。李英敏这个剧本都顺利地通过了，这便是后来的《南岛风云》。这个电影剧本描写抗日战争中海南岛一支人民游击队的伤员队伍，在日寇围困封锁下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克服种种困难，终于与大队胜利会合的故事。剧作家李英敏从一个侧面为我们展现了战士壮怀激烈、英勇斗争的历史画卷，浮雕式地凸现了看护长、事务长、指导员等英雄人物的塑像，感人至深，富有思想与艺术的魅力。

1956年，《南岛风云》放映发行前夏衍同志亲自为影片题名。周恩来总理亲自审看影片，并向李英敏祝贺说，“影片不错，生活气息很浓，很动人。你从笔杆子成为枪杆子，又从枪杆子回到笔杆子，这条路不平坦，可见你花了很大力气。”周总理还叮嘱他：“写出电影要告诉我，我要看的。”

《南岛风云》和《椰林曲》上映后，轰动了文艺界。夏衍在《大众电影》发表文章，把李英敏称为新生力量。阳翰笙给李英敏来电话，对他这个老游击能写出剧本表示祝贺。蔡楚生、洪道等电影前辈高兴得找他交谈了好几次。他和蔡老的“亲家”关系，大概是从此起始的。

冯白驹看了《南岛风云》，泪流满面，对李英敏说：“英敏呀，你该多写几部电影。”海南岛的战友都为之高兴，鼓励“姑爷”继续写下去。故乡合浦，廉州大街小巷，到处传闻，男女老少奔走相告，“李英敏是大头何呀，我们廉州街人！”珠乡人都为他感到骄傲和自豪。

诚然，《南岛风云》是李英敏的代表作，于1956年被评为优秀影片，荣获文化部奖励。

风云莫测，世事难料。正当李英敏步步走向人生的辉煌旅途，为文艺事业作出更大贡献的时候，1957年那场巨大的风暴将他从人生的巅峰卷入了深谷。他被错划“右派分子”，下放广西劳动改造。加上“文革”期间遭受残酷迫害和打击，一晃20年，养猪、挖煤、种菜、栽果树、爬高炉、赶牛车……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然而，他没有沉沦，“冰心依旧无蹉跎”。他把劳动当作文学创作好机遇，默默从事写作。他说：“我们有责任写，有责任承担文艺工作的重担”，因为，“对死去的和活着的人，我们不能辜负他们。”每当“我拿起笔，仿佛又回到那战火纷飞的年代，想起我和战友、乡亲们一起度过的难忘的岁月”。基于这种历史感和责任心，促使他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中断写作。于是，这期间他的作品依然相继问世。《边疆散曲》《红旗山》《椰风蕉雨》《珠还合浦海天艳》《夏朗》《五指山的道路》《锄头一把寄深情》《祖国，您好》《姨母》《夜走红泥岭》等一批散文、小说和报告文学源源不断奉献社会。

三

严冬终于过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了大好春光。1979年5月，李英敏奉调中央宣传部文艺局工作，先后任副局长、局长。任职五年时间，他做了大量的群众文化调查工作，奔走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许多地方，还到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国家进行考察，写了《群众文化的大好春光》等数十篇文化论文，并参与起草“党中央关于群众文化工作的指示文件”（即1981年31号文件 and 1983年34号文件）。

经过寒冬的人，更加珍惜暖春的时光。肩上的担子虽重，但他还经常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文学创作。多年的积累碰上瞬间的触点，就会迸发出创作的火花，绽放绚丽的华章——《敌后办报》《琼崖丰碑》《五指山上飘红云》《在美丽的罗马尼亚》《槟榔心》《天涯寻亲记》《银灰色的童年》《壮嫂》《翡翠的橡胶林》等许多在国家级、省级刊物发表的文学作品，都是在这五年里利用业余时间写成的。

大好春光给他的文学创作注入了蓬勃的生机，带来了多年渴望的机遇。

1984年12月，李英敏经中央组织部批准离休，如愿回广西南宁定居。离休后，他虽已步入老年，但仍深入生活，笔耕不辍，专心从事文学创作和群众文化理论著作，相继有《敌后十年》等八部作品集问世。

离休期间，他经常回家乡合浦，寻觅当年的足迹，追忆往事，为家乡建设出谋献策。还多次专程回母校廉州中学，探望老师和校友，解囊资助母校建设，为母校创作校歌，企盼家乡的教育事业兴旺发达，为祖国培养更多优秀人才。

他对自己生长的故土，就像传说中的夜明珠飞还合浦那样，真情不渝，始终依恋；他对自己生活、战斗过的地方及那里的人民群众，就像眷恋故乡和亲人那样，永不忘怀。

曾在一个炎热的盛夏，他回到当年战斗过的地方——浦北的大成和金街，下车不久就招来了一群男女老少。老的亲热地叫他“大头何”，小的楞着头，亮着好奇的目光。他俯身抚摸着围在身旁的孩子，一种怀旧的亲切感油然而生：“你们还小，当然不认识我了。当年我也是这里学校的老师啊！”转眼几十年了，他和战友和乡亲的感情依然如故。可想而知，当年他在这里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领导这里的武装斗争，群众根基多么坚实！他和战友、乡亲围坐在一棵荔枝树下，满树火霞映照着喜悦的笑脸，话语滔滔，笑声朗朗，此情此景把他们带回了共同战斗的岁月——望着周围的崇山峻岭，那条蜿蜒的红泥小路，令人想起他取材于这里的许多作品。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夜走红泥岭》所描写的情景：连绵的群山，茂密的丛林，崎岖的小路，催魂的猫头鹰，又一起浮现他们的眼前，仿佛看到了小说中那一群热血的革命青年，正在披荆斩棘，沿着红泥小路翻山越岭，朝这里走来。还闻到了小说里散发出来的独具风味特色的山猪肉味道……

可以说，李英敏离休后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重游故地，勾起难忘的岁月，追忆故人轶事，点燃创作的“电光”、“石火”的情况下写成的。他始终不忘家乡故土，不忘人民群

众。人民哺育了他，他热情歌颂人民。

为探索李英敏文学创作的道路，分享他的创作成果，总结和交流文学创作实践的经验，广西区文联、北海市文联、合浦县文联，于1990年6月15日至19日在李英敏的家乡合浦，举办了为期四天的“李英敏文学创作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教授、作家、编辑、评论家等五十多人参加了会议。时任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代部长贺敬之为研讨会题词：“李英敏同志是党的优秀的文艺战士，他数十年来始终不渝地忠诚于党的文艺事业，他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下取得的创作成果和实践经验，值得我们研究、学习和发扬。”中宣部文艺局的代表郭运德以《他，是值得学习和尊敬的》为题，作了发言。时任广西文联主席武剑青对李英敏的创作道路作了总体评价。他说：“英敏同志在战场上为革命而战，在文坛上同样为革命、为人民而写作。他的作品充满了革命之情，人民之情，民族之情，这种社会主义文学的主旋律，过去需要，今天需要，将来永远需要。我们要学习、吸取这种精神，写出无愧于我们时代、无愧于我们人民的作品来。”时任广西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洋在会议结束前作了总结性发言，进一步肯定了李英敏的文学创作的方向、道路和成绩。与会专家们对李英敏的文学创作作了全面和深入的探讨，对李英敏的人品和作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大家如是说，合浦是个产珍珠的地方，英敏同志的作品必将像珍珠一样，在读者中闪耀光芒，也必将在读者中培育出一颗颗珍珠般闪光的心灵。

会后，收集整理研究文章和论文四十多篇，汇编出版了《李英敏和他的文学创作》一书。同时，由全国三十多所高等院校中文系协作编辑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还出版了《李英敏研究专集》。

2008年早春飞雪，李英敏亲手种在自己家门前的杨桃树，熟果陨落，回归根土。奉献了毕生精力，受人尊敬的他走完了多彩人生路，安详谢世。

遵照他的遗愿，骨灰安葬在家乡合浦公墓——他母亲的墓旁。他永远依偎母亲，依恋故土。

李英敏是幸运的，他有着多彩的人生；

李英敏是不幸的，他本可以做更多的贡献；

李英敏的不幸，并非文学和群众文化的不幸，假如在他几十年的人生道路上，没有那些坎坎坷坷，大起大落，或者是另一个李英敏。

也许，李英敏的人生经历告诉我们的不仅仅是这些……

（引自赵恒桦编著的《多彩的人生》）